



白薇評傳

白舒榮 何由

白薇評傳

白舒榮 何 由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白 薇 评 传

白舒荣 何 由

责任编辑：黄仁沛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86,000 印张：9.375 印数：1——16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80 定价：1.00元

序 言

阳翰笙

白薇同志，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女性。她的戏剧性极强的一生，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。

远在五四运动之前，为反对封建家庭所包办的痛苦婚姻，她勇敢地冲破重重阻力，只身逃往日本。在异国九年，贫病交加，受尽屈辱，坚持边做工边读书，才毕业于东京御茶の水高等女子师范。她主修生物学，续学历史、教育及心理学，自学过美学、佛学、哲学。为了讨伐残酷的社会和险恶的人心，又改攻文学。一九二二年便开始创作，从此大步走向文学道路。

一九二六年底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号角，召回了飘零于异国的白薇。她放弃了还有两年官费研究生学习的机会，满腔热忱回到祖国，奔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，投身于革命事业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，她极为悲愤，辞职到上海，决心用笔墨言行，对革命叛逆进行无情地挞伐。抗战爆发前十年中，写了大量的作品，热情、大胆歌颂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痛斥祸国殃民的反动派，及帝国主义者。她的作品，还以自己切身经历的苦难为主题，豪爽地讴歌女性解

放。

早在日本时期，她就与创造社的同志有联系，到了上海，与创造社往来密切，创造社的重要成员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郑伯奇、冯乃超、穆木天等，都与她很熟悉。她的思想和当时的作品，显然都很受创造社的影响。但她对鲁迅又衷心敬仰，鲁迅对她那革命性、战斗性很强的思想很关心和器重。因而一九二八年后，她的反映第一次大革命题材的多幕剧《打出幽灵塔》（《奔流》一九二八年创刊号及二、四期）、独幕剧《革命神受难》（《语丝》一九二八年第四卷十二期）、长篇小说《炸弹与征鸟》（《奔流》一九二八年第一卷二至十期，一九二九年二至四期）等作品，都发表在鲁迅主编的杂志上。

她很早参加左翼作家联盟，在提倡革命文学方面，做出了贡献。在三十年代寥寥无几的女作家中，她和丁玲的成绩比较突出。她始终是左翼作家，是我们自己人。同时她又是剧联的成员，并在上海吴淞公学当过教授，深得师生的敬爱。

左联时期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同她接触较多，她生了病，我去看望。为安全起见，有一次，我不得不化装成小开模样，她一见我就不客气地说：“你头发上搽那么多油干嘛？”我说：“你总不希望我给你带个‘尾巴’来吧。”她嘿嘿笑了。

她同杨骚结婚后，染上了重病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陷入极端困苦悲惨的境地。但她一面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，一面孜孜不倦地写作；她的作品，几乎是在此时达到了她自己的高峰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她相继发表了《北宁路

某站》、《敌同志》，《火信》等宣传抗日的作品，并亲自走向社会，帮助工人、学生导演抗日戏剧，在工人、学生当中颇有影响。

一九三七年，困在沦陷的北平治病，贫病之中，不受汉奸利诱，不畏刺刀威逼，迂回曲折逃到抗日心脏武汉，请缨杀敌。她一再向邓颖超大姐要求到延安去或到前线战地去。

后来到重庆，白薇又要求去延安，邓大姐还是担心她身体不行，便交给我帮她安排工作。我征得郭老的同意，把她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当组员。她任职后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，也常热心参加文协、中苏友协和妇女委员会的活动。当时薪水微薄，物价飞涨，生活十分艰苦，进步作家的作品，又很少有发表的园地，因而大家很穷。她住在重庆乡下赖家桥，生活条件极差，自己挑水、种菜补助生活；平日吃不起荤食，冬天穿不起棉衣，就在一条单裤的里面缝缀上五颜六色一层又一层的破布御寒。尽管如此，她仍拒绝救济，在一张仅有的破条桌上，坚持写出了不少战斗性很强的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和散文，至今大部分仍保存着。这时，有人见她发表的作品不多，便讽刺她“落伍了”、“倒下了”、“写不出文章了”！使她一度有些悲观。

一九四五年，毛主席到重庆谈判，在周公馆招待进步妇女，白薇被邀出席。毛主席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：“我经常记起你，丁玲和你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……”她热泪奔流，哽咽着回答：“唉！这几年我已经是倒下了。”毛主席语重心

长地安慰并鼓励她：“你没有倒下。你在政治上没倒下，在思想上没倒下！”毛主席的话，使她感到无限欣慰和鼓舞。

解放后到了北京，毛主席仍然很关心白薇，曾几次用汽车接她到中南海住处，亲切地问长问短。她非常感动，对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无限深厚的感情和敬意。

一九五〇年在北京呆了不久，她主动要求去刚刚开辟的北大荒做调查研究工作。那儿严冬气温在零下四十多度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，健康人都难以适应，而她已年近花甲，身体又弱，所以许多人劝阻她。我劝她看看就回来。她却坚决要“去学习”，一去就是七年，与当地领导和工农打成一片，学了不少新知识，写出不少赞美北大荒的作品。此后又去新疆工作了两年。要不是周总理多次通过文联催她回来，恐怕她是会打算扎根边疆一辈子的。

在多年的接触中，白薇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。她的顽强、正直、坦率、倔强、豪爽的性格很可爱。她一生以不屈的女子汉要求自己 and 男儿并驾齐驱。她嫉恶如仇，容不得半点虚假，对看不惯的事，不管对方是谁，常直言不讳地批评，甚至责骂。几十年来坎坷的道路，冷酷的人情，把她压得一肚子都是火，随时随地难以自控地喷发。不是深深了解并理解她的人，都很难同她相处，因而反过来形成了她孤高自赏的怪癖，造成一生的悲剧，这是值得同情的。

她对党，对革命事业十分忠诚和热爱，不打折扣地听党的话，她的生活极其简朴，粗茶、淡饭、布衣，于愿足矣。此外，就是慷慨救助任何向她讨钱的人，至今家无长物，

身无余款。

近几年来，她一直有病，却从来拒绝医药，有时自己弄些验方，此外就靠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。虽然年已九十，无儿无女，却怡然自乐，而且还遐想着利用留日时代所学之长为国家种植植物园，或到政协去做点实际工作，有时还想构思写剧本。

对这样一位顽强奋斗，可敬可佩的老同志，我们不应该忘记她。希望读者，尤其是青年人，看了这本《白薇评传》，能从她身上得到些有益的启发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

祝白薇大姐長壽
柳風
一九六三年
一月北京

六二半張紙畫墨本（送白薇）

△全張紙畫墨本（中表白薇）



136



△ 一九六二年跨马塔里木（左为白薇）

△ 生活在南疆的农工之中（中为白薇）



一九二八年与
杨骚结婚留念



在北大荒

目 录

序 言 阳翰笙

第一章 碧珠

- 一 蝙蝠成群飞舞…………… 3
- 二 拴不住的童心…………… 6
- 三 家庭节日…………… 10
- 四 两等小学…………… 13

第二章 千关当前，跳！

- 一 吃了人家的鸡蛋汤…………… 18
- 二 砸锅灶…………… 22
- 三 师范生…………… 26
- 四 两姐妹…………… 29
- 五 这里该建个“黄彰门”…………… 32

第三章 火在胸中燃烧

一 新相知	39
二 宣战的武器	45
三 剪不断	53
四 生活的锁链	57
五 叩开文学之门的《苏斐》	64
六 新文坛的一颗明星	68

第四章 奔流时代

一 革命的磁力	76
二 《打出幽灵塔》	80
三 《革命神受难》	90
四 《炸弹与征鸟》及其他	97
五 敬爱的心	104

第五章 演不完的悲剧

一 看见你.....	112
二 小站的怒吼	121
三 受难的人们	127
四 “国民之敌”	134
五 热情的大丽花	138

六 《悲剧生涯》	144
七 生死之间	153

第六章 祖国，我回来了！

一 烫人的情谊	157
二 医病的小插曲	160
三 在沦陷后的北平	163
四 “我是地上的人了”	168

第七章 勺土上的植物

一 飘萍	174
二 一锄一锄挖	185
三 坚强忍痛地活着	192
四 治国，先要拯救人心	196
五 理想之光	201
六 愉快里涌上了生命	207

第八章 歌声里兴致纵横

一 用我们的热血，我们的力量	211
二 劳动者的歌	221

三 新女性	226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 黑夜将留在身后

一 学术的灵魂	235
二 游击战士	243

第十章 向着大地微笑

一 北大荒晚唱	256
二 一生的追求	268

后 记

附录： 白薇著作目录

不幸的人啊！切勿过于怨叹，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。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！倘使我们太弱，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。

——罗曼·罗兰

秀流，是湖南资兴县的一个大村庄。

这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。

大地在春风里甜蜜地苏醒的时候，翡翠绿的秀水，变成一幅油画的大框架。框架里嵌着层层枣林，婀娜的柳枝，粉的、白的花，绿森森挺拔的竹子，建在山脚下的重重屋宇，还有点点船只……

一个圆圆脸、大大眼睛的小姑娘，由奶奶牵着，忘情地熟读着大自然，凝听着船工们粗犷有力的歌声……

这个村子土生土长的都姓朱，村头的黄家，是由码头迁徙来的。从穷挑脚夫黄体农，到靠着种油茶、桐树和五倍子发家的黄性致，再传到举人黄秋芳，黄家已成了拥有三百亩地的大财主。

小姑娘就是黄秋芳的长孙女碧珠，即后来叫白薇的。

碧珠的祖母，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她叫赵翠兰，原来是太平天国王府里的宫女，女将洪宣娇的部属。天京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后，她和一些姐妹，舞双刀，跨战马，跟着太平军余部，冲杀出来，流散到资兴的清江一带。

那时，黄秋芳是湘军的一名军官。当他看到十五六岁的赵翠兰，穿着绿衣红裙，生得娇小玲珑，优雅娴静，走

路的风韵，象是天神踏着白云，有不能形容的清高飘逸，心里非常喜爱。只是惧怕夫人樊氏，不敢遽纳翠兰为妾，便在清江盖起一所大房子，让落难的几个天国女兵一起住在里面。

赵翠兰擅长歌舞，精于刺绣，还能绘画，樊氏常去欣赏她的技艺。久而久之，这个善良温和的小女兵，不再令樊氏反感了，终于同意丈夫纳妾，只是不许接回秀流老家同住。

从此，赵翠兰由“天兵”变成了乡妇，在黄家生儿育女，继而又当上了祖母。